

嘉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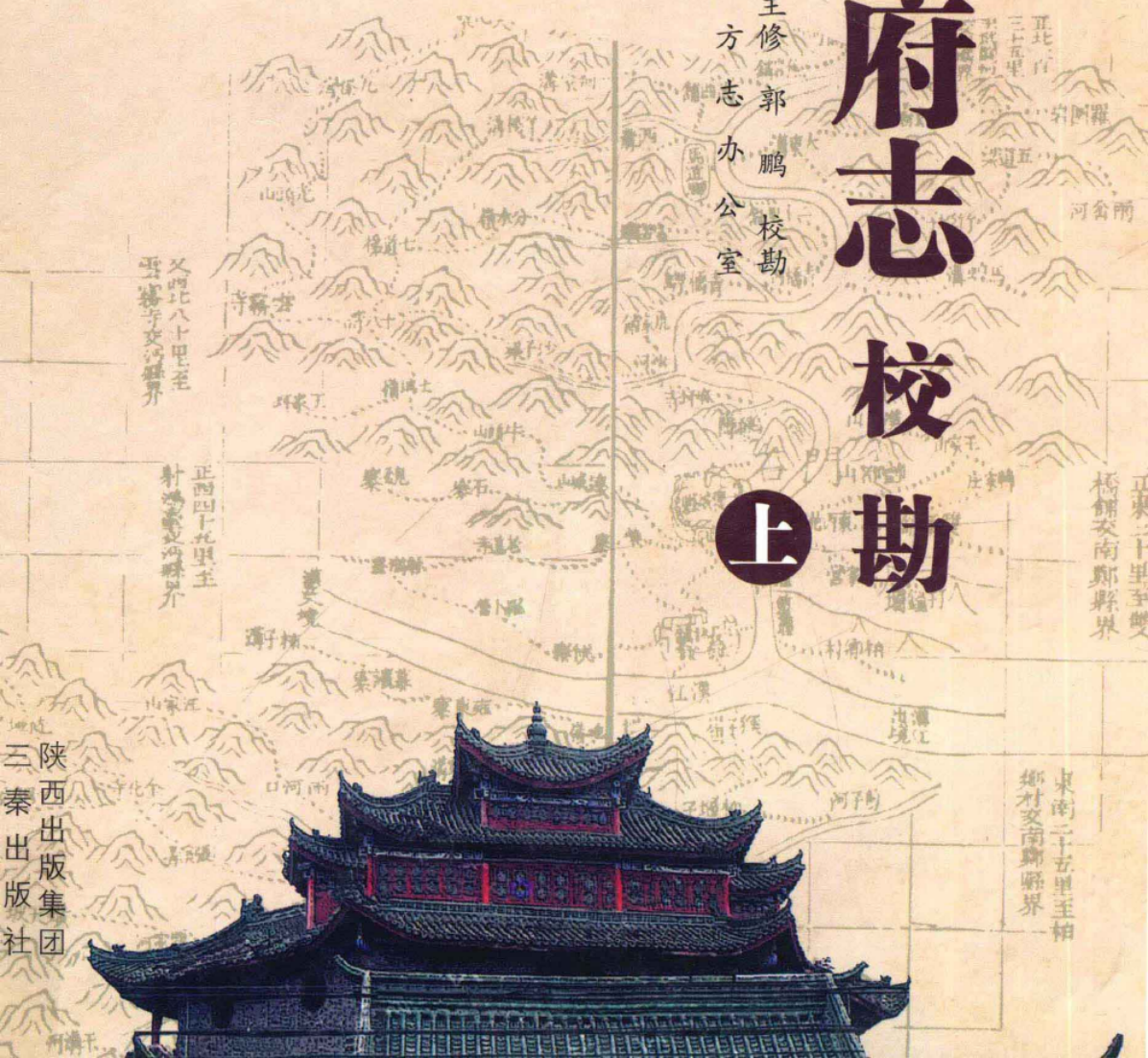
汉中府志

校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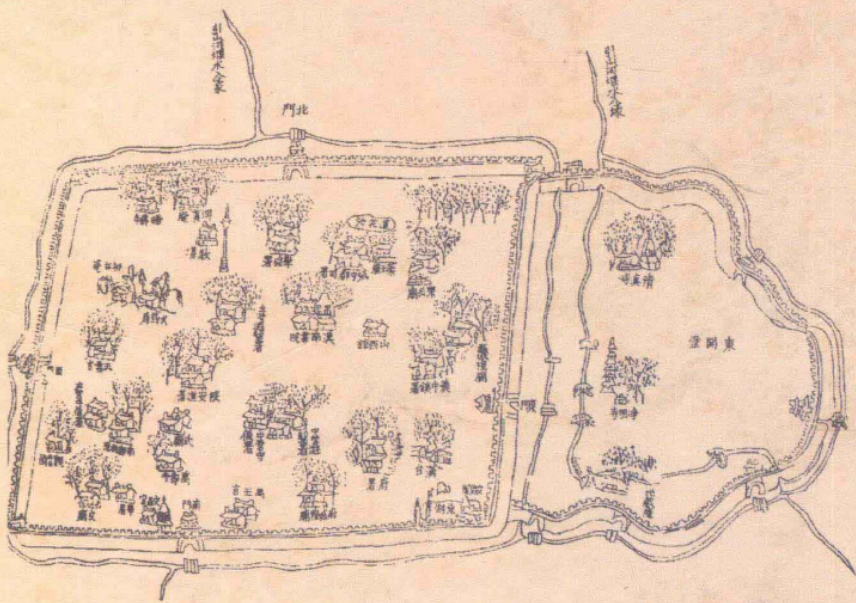
〔清〕严如煜 主修 郭鹏 校勘
汉中市地方志办公室

上

陕西出版集团
三秦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贺金娥
版式设计：马 健
封面设计：前 程



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

嘉庆

汉中府志校勘

〔清〕严如煜 主修 郭鹏 校勘
汉中市地方志办公室

上

陕西出版集团
三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(嘉庆)汉中府志校勘/(清)严如煜 主修 郭鹏 校勘. —西安:三秦出版社,2012.9

ISBN 978 - 7 - 5518 - 0025 - 9

I. ①嘉… II. ①严… ②郭… III. ①汉中市—地方志—秦代~清代 IV. ①K294.1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39994 号

(嘉庆)汉中府志校勘

(清)严如煜 主修 郭鹏 校勘

出版发行	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社 址	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
电 话	(029)87205121
邮政编码	710003
印 刷	西安永惠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87mm × 1092mm 1/16
印 张	82
字 数	1583 千字
版 次	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 - 2000
标准书号	ISBN 978 - 7 - 5518 - 0025 - 9
定 价	398.00 元(上下册)

网 址 <http://www.sqcbbs.com>

汉中地方志编纂委员会

主 任 胡润泽

副主任 魏建锋

何俊杰

徐有业

姜发贵

委 员 李成华 周振鹏 芦鹤鸣

范来福 李建文 侯 雷

马 涛 李宏杰 党 涛

王汉山 杨建林 杨 毅

宁斌兴 梁中效

前言

郭 鹏

一

汉中历史上的地方志，最早可追溯到晋代的《华阳国志·汉中志·汉中士女志》；其次，唐代有《兴元图经》，宋代有《兴元志》等。明代两修《府志》，今仅存一部。清代顺治、康熙、嘉庆朝曾三修《汉中府志》，可谓代代相沿。

嘉庆十六年（1811）春，汉中知府严如煜在康熙《汉南郡志》的基础上，主修《汉南续修郡志》（以下简称《严志》），三年后付梓。

汉中历代之志，迄今保存最完整、规模最大、资料最多者，当数这部《严志》。所以，此次校勘以民国重刻《严志》为底本，参以康熙《汉南郡志》。

严如煜，清代湖南溆浦人，字炳文，号乐园。清嘉庆五年（1800）举孝廉方正。六年，任洵阳（今安康市旬阳县）知县。八年，升任定远厅（今汉中市镇巴县）同知，捐资修厅城，访问贫苦，赈济灾民。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，以功升汉中知府。任内，劝农桑，教纺织，兴水利，办学校，多有建树，时汉中经白莲教起义后，百废待举，满目疮痍，严妥办善后，安抚灾民。道光元年（1821），升陕安道。建言增设佛坪厅（今汉中市佛坪县）。严在汉10余年，得成南山镇抚之功。道光皇帝每论及封疆大吏之才，必首推严。严为人，性豪迈，不修边幅，淡泊荣利，视之如田夫野老。喜研读舆图兵法，勤于著述，先后著有《洋防备览》、《苗防备览》、《屯防书》、《三省边防备览》、《三省山内风土杂识》、《汉江南北三省山内各图》、《乐园诗文集》等。道光六年（1826），任陕西按察使，抵任数日即去世。严一生文韬武略，勤政爱民，载在青史，《清

史稿》有传(见《附录》)。以历史的角度观之,严对后人最大的贡献,莫过于这部留给后人的全面记载汉中历史、地理、人文的《汉中府志》,使今天和今后的人们,能了解汉中几千年历史。其卷帙之巨,信息量之大,在汉中有史以来的志书中首屈一指。

《严志》是在康熙汉中知府滕天绶《汉南郡志》(简称《滕志》)基础上续修而成。《滕志》主修者滕天绶,奉天辽阳人。康熙二十五年由广东潮州府同知升任汉中知府。任内亦多建树,修复坛庙、仓廩、学舍,兴复水利,筑堤建闸,杜绝争端;首倡各县秋冬蓄水灌田,在水田种植小麦,使汉中沃野由收获一季变为收获两季;同时,延请专人,设馆授徒,编成《汉南郡志》。该志至严时,已历一百二十余年,“板残字蛀,模糊不能成句读”(《严志序》)。《稀见地方志提要》称该志:“是编天绶延邑人和盐鼎,采辑顺治十三年后三十余年之事,乃合旧志共编为二十四卷,卷帙虽大增于前,而只补艺文居多,事物所增无几。其书体裁总分为六类,曰舆地志、曰建置志、曰食货志、曰秩官志、曰人物志、曰艺文志。舆地志有《僭乱》、《历代得失大略》、《明末流寇纪略》三篇,不入《艺文》,于志例殊若不合。余类亦子目冗杂,体例有欠严谨”。

严氏之志,既继承《滕志》,又分门别类,对其不合理之处,重新组合,较之《滕志》,更合规范体例。如对上述《僭乱》等三篇,按朝代增加内容,改编为《纪事》,类似今之《大事记》;《滕志》的《艺文》多达10卷,占全志卷数42%,显然比例失调。严氏改为6卷,占全志卷数18%。严还将一些归类混乱的、无法入类的事类,增编《拾遗》2卷,既保存史料,又增加志书的可读性。其他各卷,均作了较多的调整和补充。经过严氏的重新归类编辑,原本比较散乱的《滕志》变得结构合理,归属得当,体例规范,虽卷帙浩繁,但条理清晰,并无杂乱繁冗之感。值得提及的是,《严志》在历史分期上,并不认可三国时期的存在,在《建制》、《大事记》以及其他各卷中,汉代以后,即为魏晋,将蜀汉政权时期归入汉代或魏晋。这种分期法,自然以曹魏为正统,可以明晰地反映出编者的曹魏代汉的观念。

《严志》另一特点是图的运用。《滕志》仅“总图”一幅。《严志》卷首中图16种,其中南北栈道图长达12页,水利堰渠图22页,华阳图、黑河图各2页,均附有图说,展现具有重要交通与军事价值的栈道的走

向细部，以及各县图（各2页）。这些图运用当时先进的开方计里办法绘制，使传统方志与图向近代方志地图过渡，也是研究古代交通、行政建制区域不可多得的直观史料。《严志》付梓时，当时著名方志学家、刑部右侍郎无锡秦瀛为其作序。

《严志》原为32卷，其中12卷署名“汉中知府关左滕天绶辑、汉中知府楚南严如煜重辑”，其余20卷只署“汉中知府楚南严如煜重辑”名。可以看出，严如煜继承前人，尊重前人，不贪前人之功为己有。笔者在校勘中，查《滕志》中不少内容，来源于明嘉靖张良知《汉中府志》，只是《张志》较简，后二志较详。可见，此志实为两朝人共同成就、递相继承、不断完善、臻于完美。

二

正因为如此，《严志》的价值，一直为后人所认可。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十月，时任云贵总督的林则徐写信给贵州大定府知府黄宅中，肯定《大定府志》说：“深叹编纂之勤，采辑之博，抉择之当，综核之精。唯严如煜之志汉中、冯敏昌之志孟县，李兆洛之志凤台，或堪与此颉昂，其他则未能望其项背也。”可见，在林则徐的眼中，《严志》为当时全国四大名志之首。

《严志》的价值是多方位的，它使人们了解到汉中几千年的自然、人文、资源、经济、风俗、文化、人物、大事等方方面面，不少内容很有存史、资治、教化价值，具有研究、开发、使用价值，具有发扬、传承、借鉴价值，特别是《艺文》卷中不少前贤睿智的思想、《人物》卷中众多英杰彪炳千秋的业绩，这些都是留给今人及后代的宝贵财富。正因为《严志》质量高，价值大，历史上才会多次续修、重刻、再版。继承前人这一笔财富，提高并升华人们的知识素养与才干，这就是笔者把《严志》再次奉献给大家的初衷。

三

毋庸讳言，《严志》质量是第一流的，但仍有值得探讨、甚至错误的地方。笔者在校勘过程中，就掌握的资料，出【校勘】条目500多条，随文出校字1000多处。经查《张志》、《滕志》，《严志》之错，多是前

历代府县旧志错误的沿袭。这也给今天的续修地方志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教训：继承前志，但对前人错误的记载，在占有确凿史料依据的前提下，应纠正、摈弃，不能盲目沿袭其错，人云亦云。如《严志》中所载“略阳人物”唐代宰相权德舆祖辈多人、杨氏、桓氏多人，前贤早已辨明均是甘肃天水人；“西乡县人物”中的刘邦宠妃戚姬，《史记》明载为山东定陶人；著名的“汉三颂”之一的《郾阁颂》摩崖石刻中明白地记载是仇绋、仇靖所作而书，而志中却多处称为东汉蔡邕所作所书；古代多数时期梁州治在汉中，而晋代梁州治在襄阳，志中将晋梁州刺史桓希、周访等多人列入汉中等等。还有不少因字形相近而误、版本分歧而误、自古相沿而误、传说不实而误者，亦复不少。对于这些错误，我们当然不能为前贤避讳，将错就错。校勘，即以对历史负责之态度，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前提下，理清是非，纠正错处，使之接近历史本来面目，这是旧志整理的重点任务之一；其次是补充原文史料缺漏，断句标点、格式规范，亦为此次整理工作应有之义。通过这次整理校勘，能为读者提供一部便于阅读、史实较为准确的文献，余愿足矣！

四

清嘉庆十八年（1813）《严志》32卷付梓面世16年后，道光九年（1829），由汉中知府杨名颉再增补《续访义烈节烈》1卷，共成33卷。111年后，即1924年，汉中道尹阮贞豫重刻，再次面世，时陕西省长兼督军刘镇华、陕南镇守使、陕西军务帮办吴新田均作有《重刻汉中府志序》。1983年，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首轮修志开始时，该志“已成缺品……难以寻得”，中共汉中地委宣传部影印若干套，供修志和社会使用。在200年后的今天，又第四次被重新整理出版，且被列为全国古籍整理重点项目，足证“是金子就不会被埋没”的真理。“言之无文，行之不远”，如果该志质量不高，有谁愿意劳神费力再版呢？这是值得当今修志者深思的问题。

以传承历史、方便使用阅读为目的的古籍、旧志的整理（校注、校勘、校补、标点再版等），历来为人们所重视。以《汉书》为例，其面世后，历代经多次多人校注、阐释，一再再版。据《后汉书·班昭传》载：“时《汉书》始出，多未能通者。同郡马融伏于阁下，从昭受读。”《三

《三国志·吴志·孙登传》载：“（孙）权欲登读《汉书》，习知近代之事，以张昭有师法，重烦劳之，乃令休从昭受读，还以授登。”由此可见，《汉书》自始就十分难读，故行世不及百年，到汉灵帝时代（168—189）就有服虔、应劭等人为之作注。魏、晋、南北朝作《汉书》音注的人更多，到了唐初颜师古作注，所征引的《汉书》注本就有23家。及至清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王先谦为《汉书》补注时，所征引的专著和参订者67家。及至当代，整理出版者更不胜其举。

这就给当代及后世地方志编修者提出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：一是必须把志书编纂成对当世及后世人们有用的、有价值的作品，就像《汉书》一样，经历几千年，仍能是人们青睐、反复传颂、一再再版的作品；二是把地方志修成人们能看懂的作品，即不仅今人能读懂，今后几百年、上千年后的人也能读懂；不仅当地人能读懂，外地人也能读懂；不仅本行业的人能读懂，外行业的人也能读懂。如此，才不劳后人费解、误解，亦才能行之永远。

五

关于志名，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，但仍有必要廓清。历来的地域类志书，均以当时行政区域名而命名。汉中宋代有《兴元志》、明代嘉靖、清代顺治时的《汉中府志》，均属此类。唯清康熙时滕天绶修志成，取名《汉南郡志》。严如煜在《滕志》基础上，续修成志，遂名为《汉南续修郡志》。考有清一代，汉中行政建制名“府”，而非“郡”，亦非“汉南”。再者，所谓“汉南”者，岂非“汉江之南”？而汉中在汉江南北两岸，且府治在汉江之北，以“汉南”名之，本身就不甚确切。或以为“汉南”即“陕南”之谓，而陕南包括汉中、安康、商洛三地，滕独以“汉南”名汉中，更不切题。明清时，汉江下游的江汉平原，亦名汉南（今武汉市仍设有汉南区）。“汉南郡志”称法，初见于明嘉靖张良知《汉中府志·序》：“汉南郡志告考，良知滥竽编摩，乃序诸末简。”此处所谓“汉南郡志”者，一则非《张志》书名，二则明代嘉靖时，汉中府辖州二、县十四，包括今汉中、安康两地；《张志》记述范围，亦与此地域同，言“汉南”（陕南），当基本切题。至康熙时，滕天绶沿用张良知提法，然汉中府此时已不含安康地，而仍以“汉南”称，更名不符实矣。

其实，滕氏在其《序言》中说：“丙寅之冬，奉命来守汉南。”故知滕氏所谓“汉南”就专指汉中府。严氏续修，承继《滕志》，沿用其名，故曰《汉南续修郡志》，自然是应有之义。《严志》在志书的各页书口上，却刻为“汉南续修府志”（除重刻的滕天绶《序言》几页页口为“汉南续修郡志”外），可见，严氏已经意识到称“郡志”之不妥。到民国十三年（1924），汉中道尹阮贞豫组织重刻该志时，纠正上述混乱，遂定名为《重刻汉中府志》。此次整理出版，究竟用什么名，理应忠实原著，但严氏原著本身就有两个书名。思之再三，觉得为明晰准确，廓清混乱，除在前言中考清原委外，还是名为《汉中府志》简明而贴题些。

六

校勘稿即将杀青，有个强烈感觉：对于该书的实际编纂者郑炳然、杨生筠等，未置一词，殊觉有所不足。自古编史修志，固然主修者立意造作，掌控全局，筹款付梓等，功莫大焉。然具体操笔者，自当为当时当地大儒，学富五车，德高望重，搜罗爬梳，笔耕砚田，推敲雌黄，删减取舍，青灯黄卷，辛劳万状，洋洋百万字，皇皇几大本，仅能附名于严氏之《序言》，即为万幸（官修著作，一般只署最高官阶者名）。向来人只知本志为汉中知府严如煜所修，很少有人知道实出自郑、杨诸君之功劳。本人意欲借此校勘之机会，对二人事迹有所彰扬，然也许因二人职卑位低，无法搜寻到相关资料，仍然只能付诸阙如。

唯望今日之读者，在阅读本志时，既记着严知府主修之功，也不忽略郑、杨二君辛苦之劳。诚因这些先贤们的汗水与心血，才使我们得以了解历史的汉中，开拓未来的事业，承前启后，薪火相传！

七

由于校勘中所涉及知识范围广泛，史料驳杂，本人掌握的资料有限，或因参考资料版本不同、史料出处不同，难免有不同结果；再，《严志》所录诸诗词、铭文、典籍等，亦难免有错讹处。所以，笔者的校勘整理，不足之处、疏漏之处、错误之处，以及应出校而未校者，也在所难免，敬请读者见谅，并提宝贵意见。

本次校勘中，以附录的形式增加了以下内容：一是《清史稿·严如

燧传》，使读者对原主修者严如燧有所全面了解；二是民国十三年重刻《汉中府志》时，陕西省长兼督军刘镇华、陕西军务帮办陕南镇守使吴新田、汉中道尹阮贞豫的三篇序言；三是原载于清道光《褒城县志》中的连城山人雪轩氏所撰的《汉中府志赘语》。尤其后者，作者以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，对《严志》中的史实严格审读，指出了不少阅读时很值得注意的瑕疵，本人此次校勘多有借鉴。

在校勘整理过程中，得到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、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、编审董健桥、《陕西地方志》杂志主编、市县志处处长张世民、湖北省十堰市地方志办公室潘彦文主任的关注和支持，十堰教育学院杨玲玲副教授等人给予了协助。在出版印刷过程中，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、汉中市地方志办公室也予以关注和支持，三秦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很大的努力，在此特表示感谢！

2010年9月2日 于湖北十堰市

校勘说明

一、本校勘以清嘉庆十三年（1813）汉中知府严如煜所主修的《汉南续修郡志》（简称《严志》）为底本，以民国《重刻汉中府志》为对校本。

二、校勘依据：该志所引用的原典史籍、金石资料等，据清康熙滕天绶《汉南郡志》、道光严如煜《三省边防备览》，以及《二十五史》、明清时期相关的各州、厅、县志、碑刻拓片、古今有关汉中的史料著述等校勘。

三、本次校勘整理，主要是对原著断句、标点、勘误、纠错，按当今出版格式与阅读习惯编排。

四、本校勘忠实于原著。在编排格式上，改原著竖排为横排；对原著中因尊崇朝廷及皇权、上司而另起段、空格者，不再照旧，而按当今行文格式处理；对五言诗改按四句一行，七言诗改按两句一行排列；对《艺文》中的文章，根据文意适当分段处理，以便阅读。

五、出校勘原则：原著中的史实错误、引文错误等出校勘条目，对错别字等随文出校字。对不同版本、不同典籍中的分歧之处，且尚无定论者，校勘时诸说并存，留待继续研究。

六、校勘格式：

（1）随文出校，即对校出的原著中的错字，字下划“__”，后在“【】”内出校字；原著中所缺的字，以及底本模糊不清、无法考出的字，用“□”占位；对原著模糊不清的字，经参照其他资料考证出者，在“□”内补出，如“汉”；对原著中所缺的字，根据其他史料考出者，在“[]”内补出；原著中衍出的多余之字，用“（ ）”号标出；古代通假之字，明显的错字、地名错误字等，一般直接随文校改，不另出校勘条目。

（2）在正文之后，按照校勘原则，出【校勘】词条。

七、原著正文用小四号宋体；原文中双行辅注小字，改为单行五号楷体，以别于正文。校勘条目用五号楷体。

八、将原文改用当今通用简体字，但对原著中地名、人名等所用古字，非简化字者，仍用当时的字，如“沔县”、“宁羌”、“郿县”、“整屋”、“鄠县”等。

汉中府旧志序

郡国亘古不变者，在天为分野，在地为山川，若户口则登耗变矣，赋役则轻重变矣，兵防则疏略变矣，官师、人物则盛衰变矣，沟垒、渠梁、胶庠、廨宇，以及诸所建置，则隆替变矣。郡必有志，所以纪变也，备考而谨书之，使良庖司割者，知大窾坚软，所在砉然，游刃诊脉，而志其沉浮虚实，据案处方，补泄可以无误，志之利益如是。

予抵兴元，首问主藏吏，漫应曰“无有”，索之再三，以镌版数片呈，积尘寸许，点画不可辨。盖自万历癸卯，以至于今，垂及六十年，所不付诸羸烬者，幸也。前轡既仄，来轸方彝，而绝续之间，阒无纪述，用怛然不释于怀。会天悯予遗，雨旸时若，守土吏既获有宁宇，仰禀各宪台教令，朝夕佩成算故，虽以謏劣下才如达道者，得勉竭马牛奔走之力，冗中抽暇，谋成此书。

书成，抚卷喟叹，叹世事之变，相寻未有已也。薙草卜居，流庸渐复，由耗而变之登也；汰无艺之征，用缓有节，由重而变之轻也；蒙戎藜藿之中，虎豹凭焉，由疏而变之密也；旦气初动，知宠赂之可羞，公道重昭，以弓旌为不辱，由衰而变之盛也。彼黍离离，百工敛迹矣，斧斤复应乎星辰，畚插乍兴，其云雨由替而变之隆也。其渐变而之微者，前此十余年来，扶羸溃毒之功；其尽变而无乎不微者，从此数十年内，规远虑长之计，其万不至变为不微者；从此数十年后，历于永持盈戒盛之心，功有与立，计有与定，心有与为，提呼则亦踵此志而增修之，而考镜之已矣！刍蕘献忠，窃于诸论断中三致意焉。若乃有诟不答，时存阙文，谊不敢以传疑当掌故，吾颖未枯，更需摭实云尔。

顺治岁次丙申汉台英饮之日

兴元长东吴冯达道谨志



序

丙寅之冬，奉命来守汉南。维时滇逆荡析，山川归正，民还井里，咸乐升平。天子适命儒臣修辑《一统志》，以彰声教，讫四海之盛，征收天下輿图，亟于编次。余因检阅汉南旧《志》，披而读之，喟然而叹曰：猗欤美哉！历观流峙，则神禹导水而为南条之汉者也；俯览城郭，则汉高於此肇四百之基，武侯于此定三分之烈者也。人文则李固立严正之节，德輿富藻丽之章；疆域则西北尾雍，东南首蜀，倚空云栈，泄水黄金，矗腾高之险，以限巴陇之冲，列逼昊之奇，以壮郢襄之势者也。岂非方域之鸿图，区宇之胜概，今昔之所必据，治乱之所攸关者乎！惜岁月绵延，纪述废失。

是编也，明万历癸卯创起于崔郡侯^[1]。逮至皇清丙申，继辑于冯刺史。篇章虽云典雅，而搜集未免简略。且从乙卯、丙辰以来，山獫跳梁，釜鱼喷沫，其间倾欹反侧，轶理背伦，殊多紊裂。一旦皇威赫濯，虎旅扫除，立睹廓清，芟削殆尽，引端暨末，阙尔未书。因是广接绅衿，授餐适馆，各抒闻见，汇集篇章，仍旧志之条目，缀后来之考订。共成廿四卷，退思之下，手自拏摩，繁者删之，逸者补之，略者益之，疏者密之，不涉于风化纲纪者去之，或缘于伪传影射者刊之，皆本之邑乘之笔载，核之往代之史籍，而后捐其冰俸，付之梓人。

虽然，余有难言者矣：古人之成书也，左拥图籍，右列缥緗，点窜涂抹，指疵斥纇，句栞字比，咸以精实正定为主。而又访问遗贤，广咨故老，非藉论于脍炙膺龙之名卿，即取资于茹芝披草之逸叟。然后，勒为一帙，传之将来。书如是，其难也。今汉南屡被寇氛，世胄寥寂，家无司空之十乘，架无邳侯之万签，名山之著述罔求，公府之方策遗散，老成凋谢，隐士莫闻，长民鲜与可之逸奇，游览绝子瞻之精贍。文献不足，实愧稽求，多石少人【人】，貽讥柳子。余也，并千狐而为裘，集百鸡【鸭】而为蹠，以类聚，以群分，或疑信有未祛，恐虚实之未核。辄

敢仰尘上公之览，希附一统之编，则鄙陋驳杂，曷可辞焉？顾或泰山不厌土壤，河海不憎细流，后之君子，视如岷山之导，以是编为发源，庶几称水德之滥觞焉，可矣！

时康熙己巳菊月

知陕西汉中府事关左滕天绶撰



【校勘】

[1] 万历癸卯创起于崔郡侯：此误。《汉中府志》创修于明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），汉中府同知张良知主修，为今存《汉中府志》中之最早刻本。至如明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）汉中知府崔应科主修《汉中府志》，为续修，非“创起”。